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崇七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大藥事

爾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

諸外道皆令退散第七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

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

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

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

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除

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

果調御丈夫為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

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

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伏六師眷

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

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

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

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

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

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

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

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

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

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

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

故似懷憂悵王即為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

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

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娶臣曰隣國王女宜可

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

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即去

見隣國王既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策國太子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遺信第七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伎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告大臣曰此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今隨所欲勿間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

不設使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彼未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怪王違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第七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不仁事非我所爲臣曰不能殺者可爲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曰如其不然請遠驅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
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
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知已
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謁其母具
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
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即以伽
陀告其子曰

汝本坐卧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麤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祛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遞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迴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
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
路邊樹下停息四顧茫然偃卧而睡時半遮
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
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
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
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臣
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
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
于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
喜慰諭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

男子容儀可愛眾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爲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爲飢所逼見有沸鑪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鑪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禾答言曰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云

崇七

五

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爲全食肉方得爲王爲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爲王爲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爲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爲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令若道以子爲王此人即便棄擲於我令時宜可順彼爲言答曰寧使夫主爲王此之女人聰明解慧預審先機云此大臣爲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爲防護可共預計勿使身厄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

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
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
告已俛仰辭毋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
下困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
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昇不出王無後嗣
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爲主我
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
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衆人共
觀咸歎希有此之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
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令寤彼旣覺已問
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爲王故相覺耳
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
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
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
方誰家之子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

宗七

六

如師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
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食我是其兒名
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躍咸云
我等今者還得本王盛備威儀廣陳音樂十
軍萬衆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
足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年幼爲
王諸臣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
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誰所
管封邑答曰咸是某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
城邑聚落成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非國憲將如
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
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
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爲大藥成立之後與
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拱

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為有為
 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為有娠不使者受命
 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
 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
 滿來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曰汝
 婦有娠好須崇七養護勿令傷損月既滿已便誕
 一男形貌端嚴世間無比三七日後欲為立
 名諸親議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毋便告曰
 我抱宿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無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藥毋說
 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上見
 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踏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棄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棄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
 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即欲
 前就鳥遂高飛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無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苑伽河方為洗浴既
 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有大銅鉢隨流
 東下時有白鵝蹲居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
 物顧問其子大藥報曰

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岸上時

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既漸齡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議曰我等無主可尊大藥爲王大藥立已簡諸童子將爲輔佐從是之後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客遊他鄉案七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叢薄欲爲便利有一羸人來問女曰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是我夫羸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友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華虛令喪失宜應棄彼與我爲妻若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爲夫其女受言即與羸人隨路而去時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時彼羸人亦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羸

人曰我能設誓此是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無力莫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大叫夫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曰我老無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推胃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案七驗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挾口竟無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爾從何來答曰從婦

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飯加以蘿菔告曰汝可吐出即便挾出一如所言大藥見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掘地爲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準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爲治罰時重興王既有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準法而作不罰無辜王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

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遣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不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使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搓繩長一百肘速遣將來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第七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爲我奏大王曰仄陋小臣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

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
儁又請垂一肘以樣示人非直百肘短繩千
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
父說爲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旣聞已生
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
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
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曰內舂擣亦
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蒸煮之
時非火非無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
道不得步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
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
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
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進白父曰何故憂
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
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無

第十一

十一

有碎旣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
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
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
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踈布傘非日非陰一足
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闡人便
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
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所爲答是大藥王
極驚嗟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
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爲王佐之才後於異
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苑園林池具足
花果茂盛可速將來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
滿憂惱此事難爲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
持去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寧
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
憂我皆爲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旣奉王命

敢不遵行但爲此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實爲希有後於異時復命使去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求非所得之無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盂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

崇七

十二

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爲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爲此悲啼請天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纏繫不置室中不餒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

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圍
滿聞已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
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
不須憂我皆爲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夜收
入宅於迴露處既無纏絆其事難爲專勒二
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之下各配五人一人
乘之更遞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
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驟無走路如
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乘驟潛
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
報圓滿言驟已失矣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
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
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
計爲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免罪父曰
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即便剃父頭髮以

爲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
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
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
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爲善事然辱其父有玷
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
作爲實爲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
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爲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
故汝令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今以
爲榮不知其辱臣有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
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爲優劣答曰
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
育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
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
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驟遂便逃失此驢乃

是驛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爲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即廣施盛禮拜爲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爲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爲娶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銜已伎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曠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遙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

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入共至房中爲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復無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爲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牀下云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辛

第七

十四

第七

十五

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爲之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無所覩即自拍頭椎骨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
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曠黃之後既絕行人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爲尋求問曰

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令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爲設供養爾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今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爾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表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請八人次第令入狗見皆吠第七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

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已財
 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重誓不取他
 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
 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
 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歡
 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本錢者並是大
 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
 大藥大藥受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
 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庶
 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
 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有侵欺時有一人
 因向何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
 皮袋中取麩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旅行時有
 毒蛇入於麩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

第七

十七

歸於城門外路途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
 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去之稍遠悔
 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
 歸家彼多智策能為我決并持麩袋至大藥
 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
 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眾人前即令置袋于
 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張鱗吐毒
 躑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音釋

稔忍甚切 祛去魚切 胤羊晉切 鎗初耕切
 環環公切 疝丑刃切 齒召徒切 始始 扶
 一快切 疔疾政切 儁子峻切 才才 過過 閤央炎切
 縑居良切 刈牛例切 絆博慢切 弭母婢切
 衰盼衰與邪同盼也